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

村上龙 著 张唯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限近似于 透明的蓝

村上龙 著

张唯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日]村上龙著;张唯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
(村上龙作品集)
ISBN 7-5327-3862-0

I. 无... II. ①村... ②张...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902 号

Murakami Ryu
Almost Transparent Blue

Copyright © 1978 Murakami Ry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urakami Ryu,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 09-2004-39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
[日]村上龙 著
张唯诚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875 插页 2 字数 85,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100 册

ISBN 7-5327-3862-0/I·2163
定价: 1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村上龙，日本小说家、电影导演。1952年2月出生于长崎县佐世保市。1972年就读于武藏野美术大学。1976年发表的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被视为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的开端，获第75届芥川奖，引起日本社会震动，销量高达350万册。1980年以《寄物柜婴儿》获第3届野间文艺新人奖。2000年以《共生虫》获第36届谷崎润一郎奖。重要作品另有小说《战争在海对岸开始》、《网球公子的忧郁》、《69 sixty nine》、《极端的爱与幻想》、《伊维萨》、《心醉神迷》、《斐济的侏儒》、《五分钟后的世界》、《音乐的海岸》、《第一夜 第二夜 最后一夜》、《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寂寞之国的杀人》、《最后的家族》，随笔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恋爱永远是未知的》等。自编自导的电影有《黄玉》、《京子》等。20世纪80年代与村上春树合称“W村上”，同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当代日本作家。

日本当代作家村上龙

栾殿武

村上龙,原名村上龙之助,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佐世保是依山傍海的天然良港,早在19世纪后期,日本政府即在这里设立了海军镇守府。在1902年以后的日本历次对外扩张战争中,佐世保一直发挥着重要军港的作用,城区扩展迅速。1945年,由于美军的空袭,佐世保城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朝鲜战争爆发后,佐世保成为美军的海军基地,随后日本海上警备队(海上自卫队的前身)也进驻此地,于是,佐世保又重新蒙上了军港的色彩,基地附属的原海军兵工厂在朝鲜战争的军需刺激之下恢复了元气,造船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村上龙就是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1967年4月,村上龙考入了长崎县立佐世保北高中,其间,他和伙伴们组织摇滚乐队,演奏披头士等西欧流行音乐,深受女同学的欢迎。此时正值反对日美安保军事同盟的高校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佐世保也不断发生抗议美军航母停泊的学生示威游行,村上龙目睹学潮,内心深受震动,于是,他解散了摇滚乐队,加入校内新闻俱乐

部,开始学习写作。

1970年3月,村上龙高中毕业。在此前后,他重新组织了摇滚乐队,同时涉足演剧、摄像等,并在市文化中心举办了多次摇滚音乐节,深受好评。同年,村上龙离开家乡来到东京,考入东京现代思潮社经营的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于是,他来到地处东京都福生地区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放浪生活。横田基地是美军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五空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驻日美国空军的核心。村上龙在此地和美军士兵的交往,涉及性、毒品等各方面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日后文学作品的基础。

经过两年的放浪生活,1972年4月,村上龙考入东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造型系基础设计专业,重新开始校园生活。他从小就表现出写作才能,14岁时在《PTA 新闻》上发表作品《初恋与美》,获得过市长奖。进入大学后,村上龙开始了文学创作,于1976年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福生地区美军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最初沉溺于放浪生活,在毒品、滥交、酗酒、暴力、摇滚乐中寻找刺激,但狂热过后,他们对前途的迷茫感依然如故。作品表现了初涉人世的青年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面前的困惑、压抑和无奈,是一部非常规的青春小说。这年5月,小说获第19届群像新人文学奖,同时还被提名为日本文坛最具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龙之介奖的候选作品。由于评委们褒贬不一,评选中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的评委认为此作品是当代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亦即颓废化的象征,但多数评委则肯定和赞赏其全新的、透明清澈的文学风格。7月,小说终获多数票通过,被授予第75届芥川奖,随

即创造了当月销售 100 万册的空前记录,引起全日本轰动,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而非单纯的文学事件,村上龙也由此作为一个新人作家一举成名,受到文坛瞩目。到 2005 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销量高达 350 万册,是日本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此书问世后,日本涌现出了一批对现行体制进行探究和批判、对现有文学传统发出挑战的作家,他们因这个书名而被称为“透明族”,而村上龙则是这个文学流派的开创者。

这以后,村上龙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数十年来,他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作品。总体来说,村上龙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类题材。

第一类是关于人性探索的题材。1980 年 10 月,描写两个弃婴长大后人性扭曲和走向毁灭的长篇小说《寄物柜婴儿》问世,获第 3 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并得到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是日本当代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杰作之一,可以同大江健三郎(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远藤周作、中上健次等当代名家的名作相媲美。1983 年,村上龙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斐济的侏儒》,这部长篇小说线索错综复杂,人物涉及多个国家,主线是南太平洋斐济一个混血儿侏儒向侮辱自己的加拿大女市长复仇的故事。自从成名以后,村上龙频繁出国,小说的场景也经常跨越世界各地,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这个特征的第一次集中体现。这方面的其他作品还有以一名患有幻听症的女子的异国之旅为线索,探索生存和毁灭问题的长篇小说《伊维萨》(1989),以及探求快乐的极限和自我的意识的长篇小说《心醉神迷》(1995)等。

第二类是反映充斥于现代社会中的暴力与战争的题材。村上龙的第二部小说《战争在海对岸开始》(1977)是由数个观念性的

情节组成的实验性作品,暗示战争将要爆发,寓意性极强。其他作品还有1983年开始连载的长篇小说《极端的爱与幻想》、《五分钟后的世界》(1994)、《寂寞之国的杀人》(1998)等。《极端的爱与幻想》是一部表现革命与反叛等暴力题材的国际政治经济小说,其中有暗杀、控制舆论导向、操纵政变和总罢工等方面的描写。《五分钟后的世界》则虚构了日本在二战末本土被攻陷的情节,刻画了日本在接近毁灭的边缘苦苦挣扎的惨烈场面。

第三类是恋爱题材。1982年开始连载的《网球公子的忧郁》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背景,以体育和恋爱交融的情节描写了当代日本社会和青年的生活。村上龙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的恋爱小说经常融入专业性很强的内容,体育是一例,美食也是一例。他的《村上龙美食小说集》(1986)以东京、纽约、巴黎等世界主要城市为舞台背景描写男女恋爱,而美味佳肴和名贵洋酒在他笔下则成了出色的舞台道具。长篇小说《第一夜 第二夜 最后一夜》(2000)讲述的是一位作家与初恋女友相隔20年情缘再续的浪漫爱情故事,书中关于法国菜肴的描写也很精彩。

第四类是与现代科技有关的超时代题材。1982年8月,村上龙完成了外星人题材的《别急,朋友》的电影剧本和小说稿,文中涉及到生物工程技术、克隆以及细胞工程技术等。1984年初,村上龙与青年音乐家坂本龙一共同主持了以超进化论为题的座谈会,与会的有吉本隆明、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著名文艺评论家。1986年初,村上龙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超导体夜总会》,描写一群来自各行各业并熟练掌握高科技的英才聚集在一个小酒吧,运用现代科技解决人类情感难题,情节虽然荒诞,但语言相当幽默。

第五类是反映当代日本社会经济问题的题材。20世纪80年

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令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头脑膨胀,也让年轻的一代开始贪图和追求浮华享乐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整个社会经济不断滑坡,逐渐陷入了低谷,一流金融企业相继倒闭,各大银行连续出现经营亏损,呆账激增,股市暴跌,资金外流,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不断增加,凶杀抢劫等恶性犯罪以及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民众普遍对前途丧失信心。在这样的动荡年代里,村上龙不断发表新作,向当今日本社会发出警告。其中《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2000)以经济危机、日元贬值、教育体制崩溃为题材,影响尤其广泛。

第六类是反映当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无故逃学以及课堂秩序失控等教育问题的题材。日本现在大约有60万中学生长期旷课,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多数教师认为学生旷课是由于精神失常等健康因素所致,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家庭环境、教育体制以及社会制度存在问题。这类题材的作品有获谷崎润一郎奖的《共生虫》(2000)、被拍成电影的《最后的家族》(2002)等。另外,这一问题在《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恋爱与流行曲》中也有所反映。

第七类是属于通俗小说范畴的题材。日本的通俗小说分化为暴力、多重性格、毒品、买卖淫、性虐待、少年犯罪以及快乐杀人等多种题材,村上龙的作品广泛涉及上述多种题材,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以前的通俗小说缺乏思想性的固定观念,是通俗小说的突出代表。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主要描写提供变态性服务的应召女郎的短篇小说集《黄玉》(1988),描写一个想杀人的男人偶遇一个想自杀的女人,两个人心灵发生扭曲的《耳环》(1994),反映高中女生以“援助交际”的名义卖淫的《恋爱与流行曲》(1996)等。

除了上述这些,村上龙有影响的作品还有自传体青春小说《69 sixty nine》(1984 年连载)、探讨音乐和生命关系的《音乐的海岸》(1997)等。

小说以外,村上龙还发表有大量随笔,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87 年出版的《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这部随笔集从男女、恋爱、性等角度出发,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功能不全”进行猛烈的抨击,文笔犀利明快,时有惊世骇俗之笔,由此一直畅销不衰,村上龙也一再续写,到2003 年已经写到了第7 部。此外,交织着爵士乐、美酒、爱情、神秘、感伤的《恋爱永远是未知的》(1991),为青少年解释工作、职业的含义的《13 岁的职业安定所》(2003)等,也很受读者的欢迎。

村上龙1977 年就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广播电台担任音乐主持人,从而涉足当代传媒界,后来也经常参加电视专题节目,在因特网发达后,他还个人发行免费网络杂志《Japan Mail Media》,分析当今日本的经济现象,这些都是他不同于大多数作家同行之处。村上龙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如上文提到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69 sixty nine》、《黄玉》、《最后的家族》,以及《京子》(1996)、《在酱油里》(1997,获读卖小说奖)、《昭和歌谣大全集》(2002)等。从1979 年至今,源自村上龙作品的电影已有十多部公映,有的还是他自编自导,其中《黄玉》为他在意大利电影节上赢得了导演奖。此外,他的《村上龙电影小说集》(1995)也写得非常出色,于1996 年获得平林泰子文学奖。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村上龙与另一位流行作家村上春树经常被相提并论,并称为“W 村上”。这两位同姓村上的作家都不约

而同地选择了以表现现代化大都市为作品主题，两人私交也很好，1981年7月曾举行座谈会，畅谈各自的文学志向（村上龙为“自我解放”，村上春树为“自我变革”）、生活道路及婚姻等，之后发表了对谈录《Walk don't Run》（要走，不要跑）。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大都市已经从过去的人们聚集生活的空间，逐渐向工作谋生的场所、向孤独而枯燥乏味的象征性符号的集合体转化演变，生活空间日益狭小，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面对如此的状况，村上春树作品的特征是善于把玩孤独，善于从枯燥乏味中发掘乐趣，与生活真实保持距离感，格调也比较优雅而宁静，喜怒哀乐爱憎表现得并不强烈。相比之下，村上龙的作品虽然涉及面非常广泛，但主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作品中对于血腥、污秽、放荡、暴力、噪音、力量的撞击等场面的逼真、露骨、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是通过深入社会亲身体验获得的，笔下大多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大量使用的是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他还注重向青年一代传达人生思想，认为年轻人没有既得权益，是最无私而且充满希望的一代，他要通过作品让青年人理解人生的苦难，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立并努力寻找未来。这些，都构成了村上龙作品的文学特点。如果将村上春树的小说比作爵士乐的话，那么村上龙的作品则是快节奏的表现反社会题材的摇滚乐。

综上所述，村上龙自24岁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开创了新兴的文学流派“透明族”以后，一直是日本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通过村上龙的作品，读者在理解、透视、预测当代都市生活变化和所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将获得深刻的启发。

不是飞机的声音。是飞在耳后侧的虫子的翅膀声音。比苍蝇还小的虫子在我眼前盘旋了一阵子，飞到黑暗的屋角里不见了。

在反射着天花板的电灯光的白色圆桌上摆着玻璃烟灰缸，一支过滤嘴上沾着口红的细长香烟在缸里燃着。桌子边缘有个洋梨形状的葡萄酒瓶，商标上画着个金发女郎，腮帮子给葡萄塞得鼓鼓的，手拿葡萄串。在倒进玻璃杯的葡萄酒表面，也摇摇晃荡地映出了天花板上的红色灯光。地毯的绒毛很长，桌腿尖儿埋进绒毛里看不见了。房间的正面有一个很大的梳妆台，坐在镜子前的女人脊背汗淋淋的。女人伸腿卷起黑色长统袜，从脚上拔了下来。

“劳驾，把那里的毛巾拿来，粉红色的，有吗？”

丽丽这样说着，把卷成一团的长统袜朝我扔来。她说“刚下班回来”，把沾在手上的化妆水轻轻地拍在油光闪闪的额头上。

“那，后来怎样了？”她接过毛巾擦背，看着我问。

“啊，喝了酒，好像消了些气。那家伙还有两个同伴，呆在外面的塞德里克车里，都吸了胶水¹，晕晕乎乎的，又喝了酒。听说他进过少年监狱，真的？”

“是朝鲜人呀，那家伙。”

丽丽卸着妆，用扁平的小块脱脂棉擦脸，渗透在脱脂棉中的液体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她弓起背瞅着镜子，取下热带鱼鳍似的假眼睫毛。扔掉的脱脂棉上沾着红色和黑色的污迹。

“阿健拿刀扎了他大哥——多半是他大哥吧——可没死，前不久还往店里来过。”

我透过葡萄酒杯看着电灯泡。

光滑的玻璃球中有暗橙色的灯丝。

“他说跟你打听过我，可不要乱讲。那种怪人别跟他什么都讲。”

丽丽喝干和口红、发刷、各种各样的瓶子盒子一起放在梳妆台上的葡萄酒，在我眼前脱去镶着金银丝线的长裤，肚皮上有一道橡皮裤带印儿。听说丽丽从前干过模特儿。

墙上挂着镶进相框的照片，照片上的丽丽穿着毛皮大衣，她告诉过我那是灰鼠皮的，值好几百万。一个天冷的日子，她打了过量的非洛滂²，一张苍白得像死人一样的脸，跑到我房间里来了。她嘴上起了一圈肿疱，身子抖得厉害，门一开就倒了进来。

记得我抱起她时，她叫我帮她洗掉指甲油，说黏黏糊糊的不舒服。她穿着后背大开的连衣裙，浑身是汗，连珍珠项链都被汗水浸湿了。由于没有除光液，我用稀释剂为她擦去手指和足趾上的油脂。“对不起，店里有点烦心事。”她小声道。我握住她的脚腕，为她擦拭趾甲，那时她在我肩头急急地喘息着，眼睛愣愣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我把手伸进她裙子的下面，一面吻她，一面去脱她的紧身内裤，手碰到了她大腿内侧的冷汗，内裤被我脱到脚尖，那时的丽丽在椅子上大叉着腿，说想看电视。“应该有马龙·白兰度³的老片子吧，要不就是埃里亚·卡赞⁴的片子。”沾在我手掌上的带花

1. 指工业胶水。原文为英语 bond，意为“黏结剂”。

2. 一种兴奋剂。

3. 美国电影演员。1924年出生，代表作有《教父》等。

4. 美国电影导演。1909年出生，代表作有《君子协定》、《码头风云》等。

香的汗水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干。

“龙，你在杰克逊家打了吗啡吧，前天？”

丽丽从冰箱里拿出一只桃，一面剥皮一面问我。她盘着腿把身子沉进沙发里。我没有接桃。

“那时候，有个红头发穿短裙的女的，记得吗？姿态优美，屁股也很漂亮。”

“是吗？当时有三个日本女人呢，你是指那个打扮成非洲人模样的？”

从我这里能看到厨房。洗物槽里积着污秽的碗碟，上面爬着一只黑色的虫子，看上去像是蟑螂。丽丽光着大腿，一面拭去滴在腿上的桃汁一面说着话，趿拉着拖鞋的脚上很清楚地看得见一条条红色和青色的静脉，那皮肤上清晰可见的血管总让我觉得很美。

“果然是撒谎，她没去店里，是旷工。大白天和你这些人厮混，装病最省事。那孩子也打了吗啡吧？”

“杰克逊怎么会做那种事？他老说女孩子不应该打吗啡，太可惜。那女孩是你店里的吗？挺爱笑，一喝多了就笑。”

“该不该辞了她呢？你怎么想？”

“不过，那女孩挺逗人爱的，是吧？”

“倒也是，屁股很迷人的。”

蟑螂把头扎进糊满番茄酱的盘子，它的背上满是油垢。

我知道蟑螂打烂后会冒出各种颜色的液体，但现在这家伙的肚子里大概是红色的。

以前我打死过一只爬在调色板上的家伙，它的体液呈鲜艳的紫色，那时调色板上并没有紫色颜料，所以我猜想，那颜色八成是红色和蓝色在蟑螂的小肚子里混合而成的。

“后来阿健怎样了？老老实实回去了吗？”

“啊，还是进了屋子，我明确告诉他没有女人，问他喝不喝酒，于是他要了可乐。他吃了迷幻药，迷迷糊糊的，还向我道了歉。”

“真混账。”

“那帮等在车里的家伙欺负一个过路的女人，那女人年纪大得很。”

残妆在丽丽的额上泛着微光。她把吃剩的桃核扔进烟灰缸，从染过颜色后束起来的头发上拿下发卡，开始梳头。她慢悠悠地斜叼起烟卷，烟卷的方向正好顺着头发的波纹。

“阿健的姐姐在我店里干过，那是很久以前，她很精明呢。”

“现在不做了吗？”

“好像回老家了，说是在北方。”

柔软的红发缠在发刷上。丽丽梳理着浓密的头发，突然想起似的站起来，从橱柜上一只银色盒子里取出细长的注射器，把褐色的小瓶对着灯，确认了瓶里液体的量，再把适量的液体吸进注射器，然后蹲下身，把针头扎在大腿上。支撑身体的腿微微颤抖着。也许是针扎得太深了，拔出针头后，一缕血丝流到了膝头。丽丽揉着太阳穴，一面用手拭去从嘴边流下的口水。

“丽丽，针头每次都要好好消毒呀。”

丽丽没回答，躺到屋角的床上，点燃烟，脖子上浮起粗粗的血管，无力地吐出烟雾。

“你也打吗？我这儿还有。”

“今天不打了。我今天也有，还有朋友要来。”

丽丽伸手从床头柜上拿了一本袖珍本的《巴马修道院》¹ 读起

1.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

来。她一面朝翻开的书页上喷烟，一面满脸悠然地扫视着书上的文字。

“丽丽倒爱读书，真稀罕。”

我拾起从搁板落到地上的注射器说。“啊，挺有趣呀。”丽丽回答，声音含混不清。注射器的针尖上沾着血，为了洗掉它，我来到厨房。那蟑螂还爬在洗物槽的碟子上，我团起一张报纸，一面留心着别弄碎碟子，一面把那爬到灶台上的蟑螂砸死了。

“在干什么啦？”丽丽问，她正在用指甲刮去大腿上的血迹。

“喂，快过来呀。”

声音很甜。

蟑螂的肚子里冒出黄色的液体，它的身体沾在灶台的边缘上，触角还在微微动着。

丽丽拉掉套在脚上的内裤，又喊起了我。《巴马修道院》扔在了地毯上。

我的屋里充满着酸味，桌上放着记不清何时切开的菠萝，那酸味就是从那儿发出的。

切开的地方泛着黑色，已经烂透了，黏糊糊的汁液积在盘子里。

冲绳¹在作打海洛因的准备，鼻尖上满是汗水。看着他的样子，我想，正如丽丽说的，这真是个闷热的晚上。在潮湿的床上，丽丽摇晃着懒洋洋的身子，一个劲儿地说：“喂，热不热呀？今天真热呀！”

“喂，龙，这海洛因多少钱？”

玲子问。她正在从皮包里取“大门”²的唱片。听我回答十美元后，冲绳大声道：“嘿，比冲绳便宜呀！”他用打火机烤好注射器的针头，再用浸过酒精的脱脂棉擦拭消毒，最后，为了检查针孔是否堵着，他对着针孔吹气。

“前不久四谷³警察署翻修过了，墙和厕所干净得吓人。那当看守的家伙挺能吹，爱开无聊的玩笑，说警察的单身宿舍也没有那里棒，旁边有个马屁精老头听了一个劲儿傻笑，真恶心。”

冲绳眼睛里泛着混浊的黄色。他喝了不少酒，那酒装在牛奶瓶里，一股怪味。来这儿的时候，他已经醉得很厉害了。

“喂，在那边，听说你进了保健所，是真的吗？”我打开包海洛因的铝箔问冲绳。

“啊啊，是被我老爸弄进去的，美国佬的保健所。抓我的是他